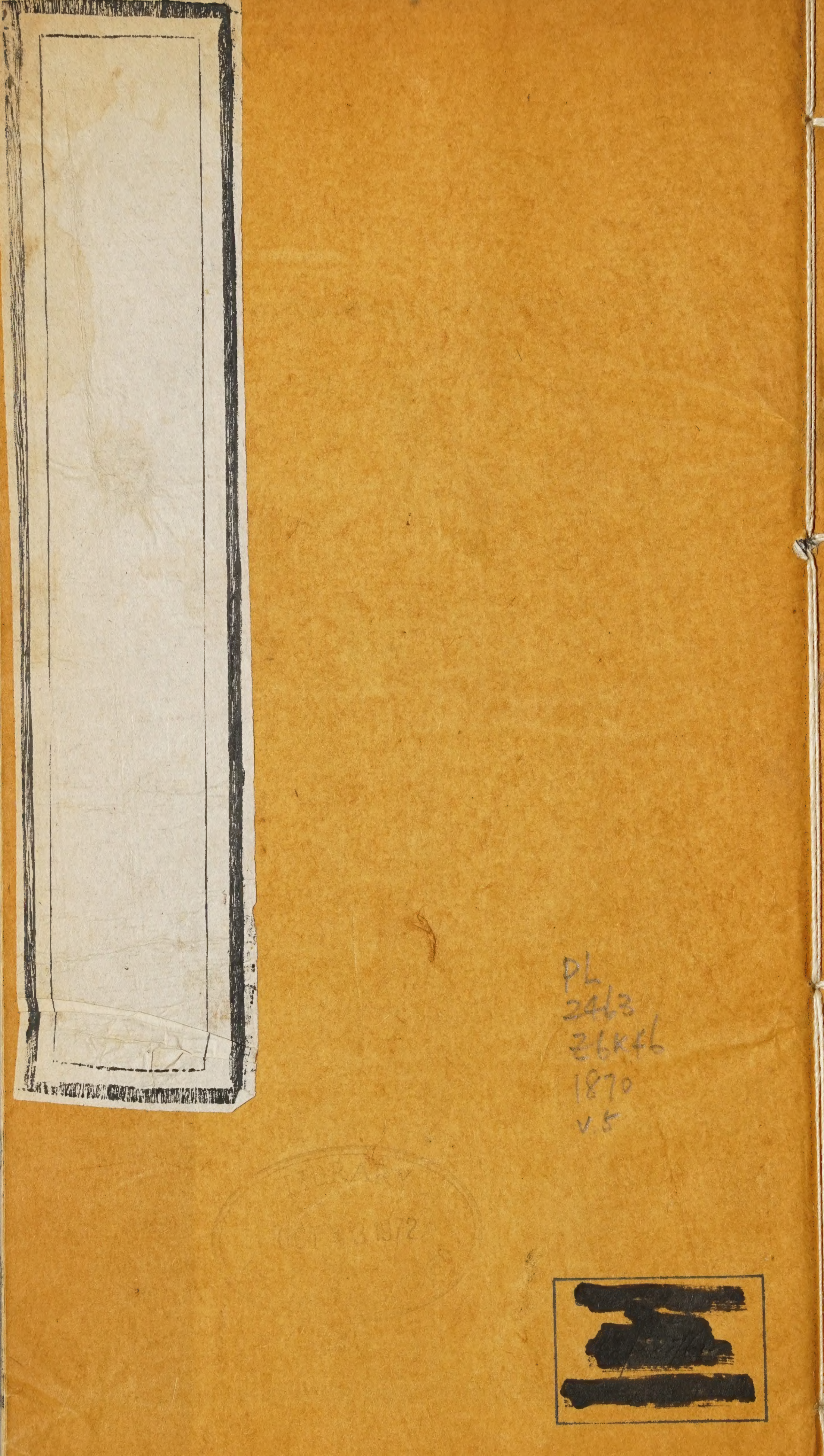

PL
2463
Z6K46
1870
v.5

四書讀註提耳下論卷之三　耿埰手著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朱熹集註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俎豆、祭器也。亦寓正名之義。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註衛、靈公。復有志於戰伐之事。註問陳。故答以未學 包註對辭 而去之。滚註末句而字則遂字意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衛、接上行字。適陳 按史記是時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興起也。莫能興言病之甚也。卽窮

之甚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固者常然之辭。對上文亦字看。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則節斯字義

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首節意尹氏註之三節意何氏註之通章意則朱子註之也。故增愚謂字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遂行則可速而速。不計絕糧。處困而亨無所怨悔固窮則安於所遇。不悔去衛。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此章便是絕妙傳體。宜上下回環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先將多識反坐到子貢身上。乃著女以予爲之勢也。夫子欲其知

所本也。下節本也。故問以發之。首二句、註子貢之學。次一句、註大子之意。此句、則包註通節之氣也。

對曰然非與、然字之信、而忽疑非與之疑。不盡疑。註着方字忽字、又以方信非真信。而字互之。直取白文之神矣。此句、註完句義。蓋其積學功至而亦亦字、自參乎章來。將有得也。此上、推說句外意。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里仁第四、然彼以行言。謂一以貫萬事。而此以知言也。謂以一貫多識。

○知行固是兩章界分。然其生熟高下。兩章白文各具境況。兩章集註、亦各准星兩。須合玩互証。乃見聖人道理之真傳。與朱子講說之精核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

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由字讀斷。下句緩接。○註由字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註德名字非己有之領起德字。不能倒抑鮮字。知其意味之實也。鮮難繫纍德字。此章

重德字。知德與知道不同。有得於己則知之矣。○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愠見發也。處窮而愠便是無德以御之也。又何能知。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爲而治者聖人（包說自古盛德之君。）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無爲而治聖人所同故易註之）獨稱舜者（單落次句）紹堯之後（上有所承）而又得人以任衆職（下有所託）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盛德是凡聖所同上紹下託之遇則舜之所獨故特稱之但舜紹堯以盛德紹之得人以盛德得之非當恃遇也須融會之）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盛德統說敬德之容則指見於身者）既無所爲（夫何句）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此字指敬德之

容。而已究應上句何字。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意在得行於外。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苦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承問意反引。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對問意立入包說。

猶答干祿問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此節、只包註大意、碎註字義、以所以忠信篤敬之實、在下節也。書有虛實、故註有詳略。金陳於此處得竅、自無依題挨衍之病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 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緊靠上說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毋往參句出曲禮言有兩人坐立我毋往入爲三此則言忠信篤敬與我參耳。故借其言而反之。衡軛也。

言其於忠信篤敬。先抑其字。念念不忘補出平一日功夫隨其所在雙抑立與在輿常若有見雙貼見參前見倚衡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又補足圓義。非但立與在輿有見也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上節言忠信行篤敬、是言成功之效。此節方言用功之密。故註於然後之下找此二句以起行字。而蠻貊可行也。上節實義皆於此節註之。故上節只虛括不呆註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先註紳字。書之欲其不忘也。次註書字。紳字死。書字活。書紳則常若存見不但立與在輿矣。○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以主証賓。兩如矢已盡首句直字之義。註語簡括。正得白文蘊藉之妙。○此與下節註各以事作証。然单靠此則偏矣。故不詳註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雙抑仕處合於聖人之道。仕止當可。聖人之道也。合字、含君子字界分。故曰君子。倒煞君子哉。卷收也。懷藏也。此先詮節意補詮字義之法。伯玉未嘗卷懷。可字、是懸斷之辭、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〇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直者德中分見之一端。君子則德無不備之統名也。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無道自是不當如矢。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外詮互說以推章外餘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此言字只兼明道論事不必牽入朝政看下文亦字則善義只重知人耳○本章白文已明故不贅註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有志於理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已得於已則為成德之人。理當死無求生有殺身只是個死字故註只以一死字該括上下此三字即程註是字義而求生則於其其字指求生之人。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貼殺身。則心安而德全矣題句一反一正無彼有此方是箇志士仁人。○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實見字又推出有無前一層道理。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無求

生有殺身字甚險怪內註括以心安程註判以是字說出成仁不害之骨則險怪歸於中庸東漢氣節之士尚不足與於此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見於事仁以德言仁蘊於德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包括句面告之欲其有所嚴憚貼事大夫之賢切磋貼友士之仁以成其德也包註答意為仁由己定理也此章獨主資人說故內註援家語作案程註指為字入脈皆所以推原資人之由也○

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問仁則言仁之體用問爲仁則言爲之實功故夫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一資字括盡亞義而諭意已盡其中矣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下文皆治天下之道也。此二句旁註問意。○曰爲邦者謙辭。此句旁註爲邦字面。○下面皆作禮樂事。非爲邦者事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夏曆以之斗柄初昏建寅之月此天象也。初昏者日沒星出之候也。斗柄隨月異指。惟寅月則斗之柄建於寅方。不曰指而曰建。尊天象也。爲歲首也、此夏曆也。曆重履端。月正定。則四時皆定矣。此上先提夏之時作主。天開於子。始則天地渾沌闔一萬八百年。至子會。天始開而上升。地闢於丑。丑至丑會。地始闢而下降。人生於寅。寅至寅會。而人物始生。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以其爲天地人之始。故皆可爲歲之始。若秦建亥。則無謂矣。自漢武帝太初元年。至今皆行夏時。據堯典分命。則夏以前亦皆同夏時也。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

以子爲天正也。此上以商之時周之時陪夏之時。然時以作事。謂農事則歲月謂一歲之月。自當以人爲紀。謂自寅月紀序之此言夏時當行之理。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此援夏時宜行之證。蓋取其時之正。時正、謂以人爲紀。與其令之善。令善謂作事得宜。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自然時至此皆正轉行字之意。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亦先提殷之輅作主。輅者大車之名。天子所乘。故以大輅尊之。古者以木爲車而已。陪說古之車。反伏辨等威之案。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正伏辨等威之案。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陪說周之輅。反伏朴素渾堅之案。不若。

商輅之朴素渾堅。不至易敗。而等威已辨。不徒如古木輅。爲質而得其中也。商尚質。然不盡得中。而其輅則質而得其中也。乘字之義在其中矣。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亦先提周之冕作主黃帝以來蓋已有之。此句陪說周以前之冕。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此句正轉周冕之制。然其爲物小。伏貴不及奢。而加於衆體之上。伏華不爲靡。故雖華而不爲靡。以加體上。雖費而不及奢。以其爲物小。此四句詳言周制之善。夫子取之。歸結服字。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周尚文。亦不盡得中。而其冕則文而得其中也。取之以明是服字。

樂則韶舞

取則字指美之聲容之盛。樂有聲有容。而獨言舞
義。其韶盡善實。盡美。者、兼聲於容也。韶字亡　訂上論。故
不更詳。而節以子謂
之語。証則字之意。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絶之。禁者杜其萌。絶者除其根。鄭聲鄭國之音。不单指鄭風之詩。佞人卑諂
辯給之人。佞辯給也。此加卑諂字。則心卑諂而口辯給也。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
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
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
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
也。德者治之本也。三月不違仁。顏子、
有其德矣。故此章单以治法告之。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

法禮樂也。法外存此放遠之意。所以謹其法也。一日不謹。不放不遠。則法壞矣。禮樂皆敗。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四代之禮樂是也。而能守。不以鄭聲佞人亂之是也。則德可久。治之本立。業可大。治之用弘。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即不謹則法壞意。故放遠之。上四節是法。末一節是戒。張註互說見。戒立所以成其法也。

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提出所履以分遠近之界。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包攝遠字。而不可廢也。引慮字。此上空說宜遠慮之理。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憂字

凡庸之下矣。此還無遠慮有近憂之面。○蘇氏但以地言遠近。時之遠近亦猶是也。宜以時地分看。其義方備。此就時地上宜周於慮說。非欲人思出其位也。思在未事之前。慮在事來之際。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推竊字之意。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擬竊字之面。竊物者陰據。則人不得而奪之。竊位者陰據。則賢不得而逼之。　柳下惠曾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食邑有顯位。諡惠更有顯名。賢究不能蔽也。　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同升諸公。共其位可也。卽遜其位亦可也。夫何竊。　范氏曰。上註未及釋知字。此下集范註專重知字。臧文

仲爲政於魯。位字若不知賢是不明也。陪說知而不舉是蔽賢也。正說不明之罪小。陪說蔽賢之罪大。正說故孔子以爲不仁。陪說。下文展禽是也。以爲竊位。正說。白文以竊位領起下文、范註以下事倒繳竊位。其義一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提責字貫兩項。已厚上句。之面。故身益脩上句之意身脩、則無愆尤之疵。責人薄次句之面。故人易從。次句之意。易從、則無苛刻之嫌。所以人不得而怨之。上註包含則字之理。所以字即則字之實也。遠怨是上句自然之效。行文有倒提怨字者。變格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連領。熟思而審處之辭也。思與處是上一個如之何。熟與審是下一

個如之何合讀方是如不點不如是包上而妄行補題意雖聖
之何如之何着圓義。字註。起下句。
人貼吾亦無如之何矣。人能日如之何如之何者。未即事遂當
字何但能如此敬慎則他人皆可贊勸若
其然妄行。雖聖
人如之何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智慧無病病在小字私字。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 心滋則不僅失言。而犖長非理之萌。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 機熟則不僅一行而犖趨機變之巧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 既無以相觀而善。而將有患害也。必至於載胥及溺下
三句須不脫羣居終日意。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義字故以爲以爲字、質幹。質字、節句重按。而而字承上帶下。一串說去。行之三之字、有指事言者。有指義言者。然既云義以爲質則事即義矣。指事說較亮。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信成却又包上三項。乃君子之道也。乃字難辭、也非贊辭。○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內註包本之矣。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三此字即三之字。然是全靠前句說。故言事而義包裕也。此四句只是一事。內註劈提事字、以此以義爲本。內註已宗之矣。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敬在未事之前。義在應事之際。義從敬出。故更推補一層是敬爲體而義爲用也。此是章外義。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此言應事時。又義爲體而三者爲用。是本章正義。只在兩則字分劃體用。直內一層。程註欲其理足。作文則不可並括。補、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書義已見前篇。此處只重病字。病字有斜漸不寧之意。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反拗名稱。然爲己內已寓實於爲善意。然沒世而名不稱焉。正轉沒世。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遍世疾字。疾無名者。疾無實也。仍是個爲己之學。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持身接人或言或行皆包反求求猶責也。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君子小人分矣。然所以分處只在此。○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

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此即時文連章題做法。但此三章意本相足。故揚註一脈貫下。近日連章截題則意不相足。而強之以相蒙也。徒長文人機械。司文教者正宜禁止此等命題。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持己宜矜。少涉乖戾之心。則矜也而爭矣。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然字轉接。即白文而字義意。無乖戾並指持己之莊說。和以處衆曰羣。處衆宜和。少有阿比之意。則羣也而黨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無阿比即指處衆之和說。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言字指、指善說以字皆指不善說此章宜側重言上蓋人之不善世皆知其宜廢不宜舉也若夫言而善也過者則連人並舉不及者又並言亦廢矣知。言之君子豈爲是哉。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推己之謂恕己字內有忠在推字內有所欲所惡在及物即行字其施不窮。此施字兼欲惡非白交施字也天下之物無盡然推與施取之己而不窮亦爲徒而不可行哉求二句只是一個恕字单言勿施之恕則宜施之恕可知矣。故可以終身行之。倒繳問語○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恕是求仁之方。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仁也不出乎此。恕也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毁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損眞過實便是不直

稱人揚人便是於人毁譽夫子字貼吾無是也貼兩誰字上註毁譽字然或有義此句倒註兩句句意

有轉如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有試而後譽則仍是誰譽之直

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結住單說有試之譽若其惡惡則已緩矣

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毁也帶補有試亦斷無毁仍是倆誰毁譽之直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貼斯字貼民字民字節上節人字就夫子言則曰人照三代言故曰民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毁譽者下節是申觧上節故

緊承之。而此處所以字節。下三代之所以字意也。盖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註本節句義。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結上節節意。○不枉其是所以行無毀之直道也。不枉其非所以行無譽之直道也。○此章故則本朝兩出闈題。三代字貼君言者十之七，貼民言者十之三。然玩詳，不曰三代之君，但曰三代之時，不曰賞善罰惡，但曰善善惡惡，則是言三代之民風有然耳。然照君說，則行文易生氣勢。故兩闈鄉會多主君言。○**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先扣兩事。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倒找吾猶及以起末

下句。今亡已夫。此已註完句義以下、則朱子推註章意也。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以二事絕不相類也。蓋雖細故而時變猶及、今亡、此二事之時變也。之大者大於此二事者。可知矣。可知其俱因時而變、古道淪亡。世風日偷。須於猶字也字矣夫字。想其槪嘆聲氣。○胡氏

曰此章義疑不可强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所守、節所得之德也。亂則喪矣。此段是因人亂己。就接人言。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不忍其愛、則理不必愛者亦愛。如愛驕子而致敗家。匹夫之勇不忍其忿則理無可忿者亦忿。如憤小辱而壞成計。皆是已。此段是己自亂。就處事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反襯兩衆字。衆好惡之、正貼兩衆字。而不察、反抑兩察字。則或蔽於私矣。逼勒兩必字。○察之、非謂衆好惡盡不當也。註下或字、則意圓而理平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大是弘字之面、廓字之字、皆着力念。則此章弘字之義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此先言人與道無待之理。然人心有覺、兼知行。而道體無為、兼費隱。此轉說人與道有相待之功。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此則串還能字、非字之面也。由人心而極其知行。人能弘道也。道雖費隱而不能強人以不可離、豈能弘人耶。○張子曰、心能盡性、心貼人。性貼道。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內註本此。性、則道之體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抽去不字。反襯上句。則復於無過。反影下句。惟不改、正貼上句。則其過遂成。正貼下句。遂字、註是謂意。而將不及改矣。永無自新之機、終爲有過之人。補此見過而憚改蓋從則難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總挈章旨。蓋勞心以必求。括註上四句。必求者、師吾心而强探之也。不如遂志而自得也。單註末一句。遂志者、循成說而深造之也。李氏曰、上求攻辭吾字故集李註以圓其義。夫子非思而不學者、歸去吾字旁說。特垂語以教人爾。統包吾字正說。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明承謀食。而未必得食、暗註餒在。學所以謀道、明承謀道。而祿在

其中。蓋包得食此兩段卽謀道不謀食之故也。故註不空。一解首句。而但以下兩段分繳。方留得下文然字轉勢。然其學也。然字另轉。學也正承。憂謀者事之所營。憂者心之所注。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不憂貧之面。而欲爲是字指學以得祿也。反找不憂貧之意得祿則不貪而有食也。但君子終不因學可得祿而憂貧若學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此理指之字。此節四之字俱指理說。而私欲間之。知以知此理屬知。仁以守此理屬行。私欲間之則無力行之仁矣。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無私之理。而間以有私之心。則知之所得者究未能有於身也。非必失而何。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涖之之字指民。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上二句則之面。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也。上二句之意擇善固執此為學之大本。注故於此截斷方轉下文兩項小疵。然猶有不莊者。下節動之句。亦倣此作轉。蓋氣稟習染之偏。氣是偏。習是私。不或有厚於內。知及仁守自不殘刻此原不莊之由。而不嚴於外者。此貼不莊之面。是以民不見其可畏。此原不敬之意。而慢易之。此貼不敬之面。下句放此。謂動之二句亦宜如此作轉。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動之之字亦指民。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注動之謂振作民以義理當為之事。不以禮謂民不盡合義理上節文之宜耳。此知及仁守莊涖後之疵。宜細節之。

節意已見上節。○愚謂學主於仁。單提仁字。挈一章之主。節是
故此節止註字。架通章之勢。故明吳因之元
墨尊重仁守、即此理也、以此見先民　則善有諸已、知及擇善也
看註之精。亦見考官衡文之識矣。　仁守、則善有
諸已、得而　截住大本。
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
不失矣。　下轉小疵
貼不　貼不　一開、見其然。亦非盡善之道也。一闔、
氣稟莊、學問以禮之小疵。非所重。
見其不、　故夫子歷言之。指三節　使知德愈全。仁守　則責愈備。不
容忽。　之之面。　是也。　莊
不以禮　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上面截住大本以下、另轉小
是也。　疵末四句、則見大小相須本
末。交養乃為學之全功也。○仕與學事異而理同。而仕之理、則
原於學。涖之不莊動不以禮、乃容貌文為上事。非於理有違也。
故曰氣稟學問之
小疵。須善會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兼君子小人之法。句總註章意。知受是也。此知。我知之也。自我測之。受彼所受也。在彼任之。知受二字、兩段所同。故先拆出另解。下方兩段分註。蓋君子於細事。小字未必可不可觀。知而字。觀字而串下。材德補明受字之由。足以任受字重字。大字。小人雖器量淺狹。補明不可而字亦。大受之由。而串下。未必無一長可取。小字可字知字。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觀起民之於仁。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此段先挑解民之於仁同於水火。以伏甚字之勢。但字轉甚。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不得其生。而不仁則失其心。不安於生。不安於死。亦是仁有甚於

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遞出甚字。）況（轉末二句。）水火或有時蹈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求句之面）亦何憚而不爲哉。（末句之意，此但爲民言其常理耳。若殺身成仁，蹈仁而死，有甚於生者，又當別論。）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是此章正意，故不列圍外。下章倣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書意全在當字，故特註之。）雖師亦無所遜。（倒提師字。雖字是極言當讓之人。順押不讓。亦字是包盡不讓之理。此上截註書面。）言當勇往而必爲也。（此句註書意，即上章勉人爲仁語也。）蓋仁者，人所自有（所性之理，分定於天。）而自爲之（閑存之功，絕不由人。）非有爭也，何遜之有。（此文中言本無可讓之理。）○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本義若）

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章外意。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固亦必信。然正則惟義所在而是非存忘宗。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必信亦固也。然不擇是非則所信者失其正矣。是非通柾兩項、但貞字從理、諒字從心、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謂絕不計及也。恐人作先後義看故特釋之。食祿也。君子之仕也。仕則事君、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官守有定職故曰脩其職、言責無定事故曰盡其忠。故明瞿昆湖元爕則祇以大臣小臣分柱不拘註義矣。皆以敬吾貼其字、之事而已。而已字、截斷上截吸起後字。不可先、不可先則後而置之矣。有求祿之心也。有心於祿便不可云

敬事。敬字做得懇到、則後食節、包在內、而字一貫、非兩義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性本無類、而其類反說有類、有善惡之殊者。氣偏於陰陽、習蔽於物欲之染也。是言其弊。性本無類、是原其理。氣習有類、皆為教字蓄勢也。故君子有教、再轉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顧人性句、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白文類字、單屬惡說。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道之發於事者、邪正道之原於學者、之類。此道字、即韓子所云為虛位是也。然其不同中、亦各有塗轍曲折在、不曰事、曰人、而曰道、下句非戒勉意、乃是直判其萬無可參互耳。後世於三教有歸一之名、於黃老、托無為之治。此只是誑語耳、若相為謀、則仍判然不得其塗轍曲折也。上三字、說得散寬、下四字、却不消費於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　意字註達　而止　止字註已矣字之氣　不以富麗爲工

富辭之博也麗辭之華也此句　而止　此句已註完句義

是反說意不達而辭不止之弊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

在斯　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　通章皆從瞽字生義　冕名再言　伏部字階也席也亦皆言字　某在斯歷舉

、、、兩斯字、、、某、、、卽下文

在坐　指坐言　之八字以詔之部字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師冕自見及出夫子張

備見其事亦備聞其言矣。故問之。須摹畫子與冕景況並子張耳而目之景況乃妙。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註完此句義 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申言固字道字之意 ○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內註只粘道字以盡固字本義尹註則從相字推之於內見其心之誠范註則就相字推之於外見其仁之周尹註言相字之體范氏言相字之用此集註之義也。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以其書姓也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 臾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由仕季氏在定公十二年，孔子為司寇時，所謂仲由為季宰將墮三都是也。求仕季氏在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所謂冉求為季氏宰率左師與齊戰於清是也。此云爾者，謂節首並記。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自衛反魯，哀公十一年。再仕季氏，此則與求同仕季矣。不久而復之衛也。哀十四年，邾人要子路盟，子路尚在魯；哀十五年，子路死於衛，故云仕季不久而復之衛也。○又按前篇侍坐則首子路，冉有其次也；此不序齒而首書冉有，則有事於顓臾者求專之也，此書法意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爲季氏聚斂（伏下。欲利。）是實據却也。尤用事。（註句意。）故夫子獨責之（還句而。）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主字下落註昔者句。）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禮記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詩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也此註在邦域句。）社稷猶云公家（作丘甲分公室所不及也。此註社稷臣字義此下註社稷臣實意。）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

邦域社稷謂魯社稷土穀之神命於王朝適於臣應而顓臾有事牆焉故云臣也。

叔孫各有其一。皆不屬公家有矣反襯公字。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正貼社稷臣句。

季氏又欲照下欲字。取照下取字。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

不可伐伐之則犯分。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伐之則失援。是社稷之臣。則

非季氏所當伐也。伐之則悖義。折末句伐字。納入上三項。直求其所以伐之者。而卒無以也。故曰何以伐為。

以上、註完節義。以下則旁贊聖言耳。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

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伏末節謀字。承次節事字。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

季氏包註節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承欲。則當諫陳力意。諫而不聽不能意。則當去也。止字意通節俱周任之言。詿乃點入正意不者。蓋下節是不能者止之過。不欲則諫卻在陳力內包含之。此節不補明則下節不去之過難以驟接矣故點明正意則下節不去之脉易接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所以範虎兕。櫝匱也。所以藏龜玉。言在柙而逸在櫝而

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本節句義此下則承上節節意也。明二子居其位而不

去▶單承不能不止則季氏之惡惡字與過字不同已不得不任其責也上節周任譽之

相聱夫子以爲季非徒聱也。冥然虎兕龜玉耳二子既典守而

不去。則是不能陳力而不止矣可曰虎兕欲出而典守者不欲

出。龜玉欲毀而典守者不欲毀遂可

以謝其責耶。須得註承上轉緊之意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伏下爲之辭然亦

可見以此言見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顧欲之節之線伏末節謀字。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illegible]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有國有家、各有人民之分。安謂上下相安。有國有家咸有一體之情。季氏之欲取承上欲字取字。顓臾，患寡與貧耳。先以患貧寡坐到季氏，為不均不安作勢。然是時、轉不均不安。季氏據國。有家者民人有餘。而魯公無民。有國者民人不足。則不均矣。君弱有國者不能御下。臣強。有家者事皆罔上。互生嫌隙。彼此猜疑。則不安矣。此上只註患寡患貧不均不安，不正解上二句者，以上二句所以患不患之義在下三句，則解下三句正是解上二句也。註意微矣。均則不患於貧勾上文不患貧。而和帶起和字。和字雖上文所無，却是均中所有，故帶引出。和則不患於寡勾上文不患寡。而安。帶起安字。安則和之驗也。安則不

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有國者長享其國。有家者世守其家。傾
且。示。無。而豈。但。無。貧無。寡哉。此所以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下三句無貧不照上句
跟安。無寡不照上句跟均。又添出和字。無傾字作文殊費周折
但只照註承卸。便是均。中。自。
然脈絡。不煩生枝安排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脩。承均安和。內
宗襯遠字。
然後遠人服。○補說此層以圓
故字則字之氣。有不服則脩
德以來之。○文德。乃均。安。和。見。於。儀。節。聲。容。者。書言舞干羽是也。
與征伐、反對。○安字、包包來字內。以上、註完句義
亦不當勤兵於遠。○反映伐
顓臾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伕謀字。而素不與謀者不與此伐顓臾之謀也。素字則泛指他事說。不能輔相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幷責之通章俱專責求。惟此節達字運由說。故註推釋之。

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此也伕蕭牆之憂矣。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反承所聞節。內變將作註完節意。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事在孔子歿後蓋哀公二十七年也何暇代顓臾哉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代顓臾以附益之謝氏拈欲字作章脈。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

偕上。此必然之勢也。然當是時。不但無西周之天子。亦並無東遷之伯長徒。以大夫專政而天子諸侯皆拱手以聽。故庶人之清議起焉。豈好議哉。不得已也。此夫子所以慨想有道也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 政在大夫也。不言祿而言政。祿統於政也。歷成襄昭定 定公五年平子卒。既葬陽虎囚桓子。凡五公。以公計。祿去公室 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 季文子雖賂齊以定宣位。然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故專政始自武子。歷悼平桓子凡四世。政逮四世。以季計。此上。註完上兩段。○而為家臣陽虎所執。繫帶入末句。而字。卽故夫意。○祿與政。互交也。祿去公室則在季氏。政逮大夫則不在公室。五世四世者。皆以末句。微字推之。

也蓋定之五年陽虎囚桓子所謂微也邾註所云定公時語者亦以此、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補註三桓字義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一條。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上章則通論天下之勢。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以五世及微字推之也。

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以祿去承自諸侯出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以微字承自大夫出何也總叫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總正解。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總反結。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益在當下。友諒則進於誠。此與下句進字益在層累。友多聞則進於明。此皆能益我之所無者。便習熟也。夾註字義。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反直字則過終不悟。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反諒字則無以進於誠。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反多聞則無以進於明。此皆能損我之所有者。三者損益正相反也。損益字首二句總提。下兩扇分繳。然所以損益之實則在中六句。故註只實註中六句。而首末句義包備。○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先總提友字。而其損益次入損益。有如是者。括中兩扇。可不謹哉。三益繩人以理故易踈。三損昵人以欲故易親。所以不可不謹。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節本死字。連樂字則死活叅半。禮樂本有節死字也。樂而節辨之。活字也。]驕樂則侈肆[侈肆是驕樂損人處]而不知節[反上節禮樂之益]。佚遊則惰慢[惰慢是佚遊損人處]而惡聞善[反上道人善之益]。宴樂則淫溺[淫溺是宴樂損人處]而狎小人[反上多賢友之益]。三者損益亦相反也。[三益理也。人情易憚其拘。三損欲也。人情易喜其肆。故亦立謹。]○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推補中三段上截之理]則無三者之過矣[反括中三段下截之弊]。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此二字是三限中公字故挑出另註）形之所待以生者血（爲榮）陰而氣（爲衛）陽也（人身非此不生）得貪得也隨時（括少壯老）知戒（括三戒之）以理勝之（補明戒之之實）則不爲血氣所使也（倒繳未定方剛既老）○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所以戒處內註以理言范註以志言二者相須）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以上總說血氣字戒字）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拆說血氣）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拆說戒字）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合說三戒以制血氣是三戒功夫）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此則三戒）

之效也。○內註言理以御氣。范註言志以帥氣。兩說皆戒字實義。可專用。亦可並用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畏字三句所同、故拆出通釋之。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先提天命。◎知其可畏。次合畏字。知字、則照下節補出。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畏字圓義。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上從天命說到畏此。從畏字繳到天命。大人聖言、雙扣皆天命所當畏。並跟天命。知畏天命節。◎則不得不畏之矣。括下二句兩畏字。○白文三平。註則側貫。乃是照下節註上節也。文有照上下文之意。立本題之局者。即此義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單側領故串。不識義理。大人聖言皆統、而無所於天命之義理。

忌憚括狎侮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見非有威廹震懾之者。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內註以天命串下兩項照次節白文也。尹註以修己正反總括則兩節平對矣。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內註四項平說。○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楊註截住上三項。側重學字。困而不學然後為下。另跌末段。○生知固上。然學知困知但次於上。不遽下也。困而不學斯為下矣。側重學字。轉落末段。此楊註意也。文家多主楊註以避內註四平之

叔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思以去其外之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思以徹其內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溫恭字前已註過。思問則疑不蓄忿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也。內註所云思字皆思之效。思之功則外註詳之。○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釋有字有者非槩有亦非混有也。各專其一則非出位之思。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從容中道則不思而得矣此句是覩思字之分無時而不自省察也省察思也。未求思以盡其理。已至思以致其宜。此句正註思之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存義理。此句說思之效。此

之謂思誠總斷九思分位以切君子字此君子是誠之者之八道然能此則亦可至不思而得之天道也程謝兩註皆是總發思字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一語註上二句善惡字雙括善不善誠好括如不及誠惡括如探湯眞知則又補足兩見字圓義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此是朱子証見字勿入行文語蓋古語也上二句便是古語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串下句隱居求行道也以求志則守其所行之道而用備於禮達其

道行其所求之志也串上句。行義非隱居也。以達道、則行其所求之志而體達於用、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其人已往、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其人不存、故夫子云然。此上是朱子註未見字、亦匆入行文。上二句亦古語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其餘句義自明、章意已結在末節、故不再註。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

在於異也。曰誠曰祇千駟不能示餓夫不得辭見欲富之私情終不敵懿好之至性也。**愚謂此說近**

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語意。是問之疑必陰厚其子。是問之語氣此句反伏遠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言事言理言盡於此矣根於心而達於氣言由乎此矣事理通達則言無踰滯心氣和平則言不躁率所以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品節詳明則外有所範而不亂德性堅定則內有所宗而不搖

所以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末也兩字已答得意盡語竭矣當獨立又獨立一氣分敘而以末句雙結卻不再贅末字意此是聖嗣立言蘊藉處朱子欲盡句義則分註學詩能言學禮能立於上節欲肖神氣則從兩個獨立統逗語脈於此句實理虛神兩無所遺此集註之妙也讀者逐節分看而不意逆其脈理宜其貪講章之煩而厭集註之簡也噫若知集註之所以上二句已註完伯魚語氣簡則自不屑於煩矣其無異聞可知此句則朱子補找末也之意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又字是於

上二聞之中又得所聞於二聞之外乃着拙而故爲巧語也癡處乃其慧處慧處正是癡處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首四字標綱君稱之一頭正名自君始也夫人自稱則因君而卑之邦人之稱則因君而尊之此兩弱也稱諸異邦則因吾君之謙而亦謙異邦之稱則因吾邦之尊而亦尊此又兩弱也上下內外稱名不苟如此正其名所以貴其實也又安有並后四嫡以妾爲妻之患哉 ○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四書讀註提耳下論卷四

耿埰王著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所謂陪臣執國命也。此是孔子不仕、、、貨之故。亦定公初年、孔子不爲政之由也此上、註陽貨。欲令孔子來見已、註欲見句、而孔子不往、註不見句、伏下在字。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此上據孟子註歸豚句之由。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此註歸豚之意。下文孔子亦是瞰亡註拜也故不複註。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截括貨語皆譏孔子括可謂仁可謂知之語而諷使速仕倒入仕字括逝不我與之語孔子固未嘗如此兩不可之意而亦非不欲仕也諾字仕字之意但不仕於貨耳將字意故直據理答之截括夫子語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排註夫子語意○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爲亂耳此上提明陽貨欲見之意此下分敘孔子應之之宜故孔

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遂畧分疏見聖人時措之宜。○饒氏又推出不終絕是仁，隨問而對、對而不辯是智，四者皆出於誠是信，於一事而見全德，其說亦善。）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與中庸天命謂性、孟子言性善異，彼皆以理言也。）兼氣質（氣稟於陰陽，質在於形骸。兼則理雜於氣質者）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兼言）固有美惡之不同矣。（謂清濁醇雜。先反觀然）

以其初而言謂未染於習者則皆不甚相遠也以下句遠字反逼近字但習於善則善必不為惡習於惡則惡必不復善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適計知愚相近以〻〻轉〻起唯字上字下字又有雖字美知上惡愚下一定不移之意而非習之所能移者不移之面○內註習不能移則氣質一定故也外註是言暴棄者不肯移耳雖意足警人却與內註少戾此語施之孟子自暴章爲允若此章則宜但主內註則醒雅字見此外皆可以習○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

聚乎外註數不詳矣

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

訂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則人聲也。時子游游。爲武城宰。雞。以禮樂爲
樂中絲音、歌　伏子　彭割○○○○○○

○○伏道字、、、伏君子教影牛刀、故邑人小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截斷首句之貌○○、另轉下句之詞。因言▷貼曰字伏下前言▷其指子游▷

治小邑。○貼割雞、何必用貼焉用、此大道也。○貼牛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君子小人。截括

兩項皆不可以不學。○統包學字○○○豈句面。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道也、補語

節

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上句之意）又以解門人之惑也（下句之意）○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空說禮樂且用之理）但衆人多不能用反觀而子游獨行之（正貼弦歌句）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莞爾句）因反其言（昔者之言）以戲之（割雞句）而子游以正對（割雞句是戲言子游之對則莊論也）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費季）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費邑）以叛（○費季之所恃以弱魯也叛季則季弱而公室可張矣且弗擾不名叛黨而名孔子想見當時皆以孔子爲重然孔子於陽貨不見於弗擾欲往考哀十二年弗

援與叔孫輒俱奔吳。吳欲伐魯。叔孫輒對吳子曰。可伐。弗援責之曰。君子不以私怨覆宗國。且帥師由武城險道。以紓魯難。則其存心異於陽貨可見矣。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補末之之意。伏下註道字。無所往矣。詳末之之面。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先伏用我。如有之氣。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與普魯何關。魯與周何關。而進則有定體。而無定用。集註拈出道字。乃爲字根柢也。外註卽張氏意。偹見佛肸章。故此章不詳註。

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仁以體言心之德也以用言事之理也行是五者而無適不然則心之德常存而事之理皆得故爲仁白文一氣說下註亦一氣承接非有兩層也章意重能行句故註詳釋之下文目只完得五者效只完得能行非有別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括註〕五月任倚仗也又言義其效如此〔括註〕五效○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

即心存意而周徧。即理得意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恭心理之在己者寬信敏惠心理之接於人也。故恭為四者之本。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佛肸晉大夫趙氏亦晉大夫也趙以大夫宰私邑。非身為不善乎。故肸叛趙未可謂叛晉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此字近切入字。夫子。此句推問故問此以止

夫子之行節之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上已詮完節意此則補詮字義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承上文不善貼本節磨涅意。不能浼巳應上詮浼字。貼本節不磷不淄意。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上詮尊言正義楊詮則就喻意歸重堅白也。若堅白不足則仍宜以子路所聞不善不入爲守身之常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繫則無可移。而不能飲食。不食則無所知。人則不如

是也豈字焉字意。春秋時斷無不磨不湼之地以待聖人之

入不知聖人之堅白。而但懼世人之磷緇。則為繫而不食

之匏瓜矣。聖人豈為是哉。然苟堅白不足。則與其磷

緇。無寧匏瓜也。故大賢以下。終以子路之言為正。○張敬夫

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

體道之大權也。各還分際。兩判屹如山立。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

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道中之仁。其卒不往者

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道中之智。一則生物之仁

不擇物而生。一則知人之智也。必因材而施。○張註

意精理潤。宜細玩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掩則不見六言之全體。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補明起字。以引居字。上節對字。內藏起字。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頂六言截括。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一揚。為下然字養勢。然一抑。徒好之。截括六個好字。而不學。截括六箇不好學。◎補出學字實義。以明其理。為蔽字伏脈。則各有所蔽。截括愚蕩賊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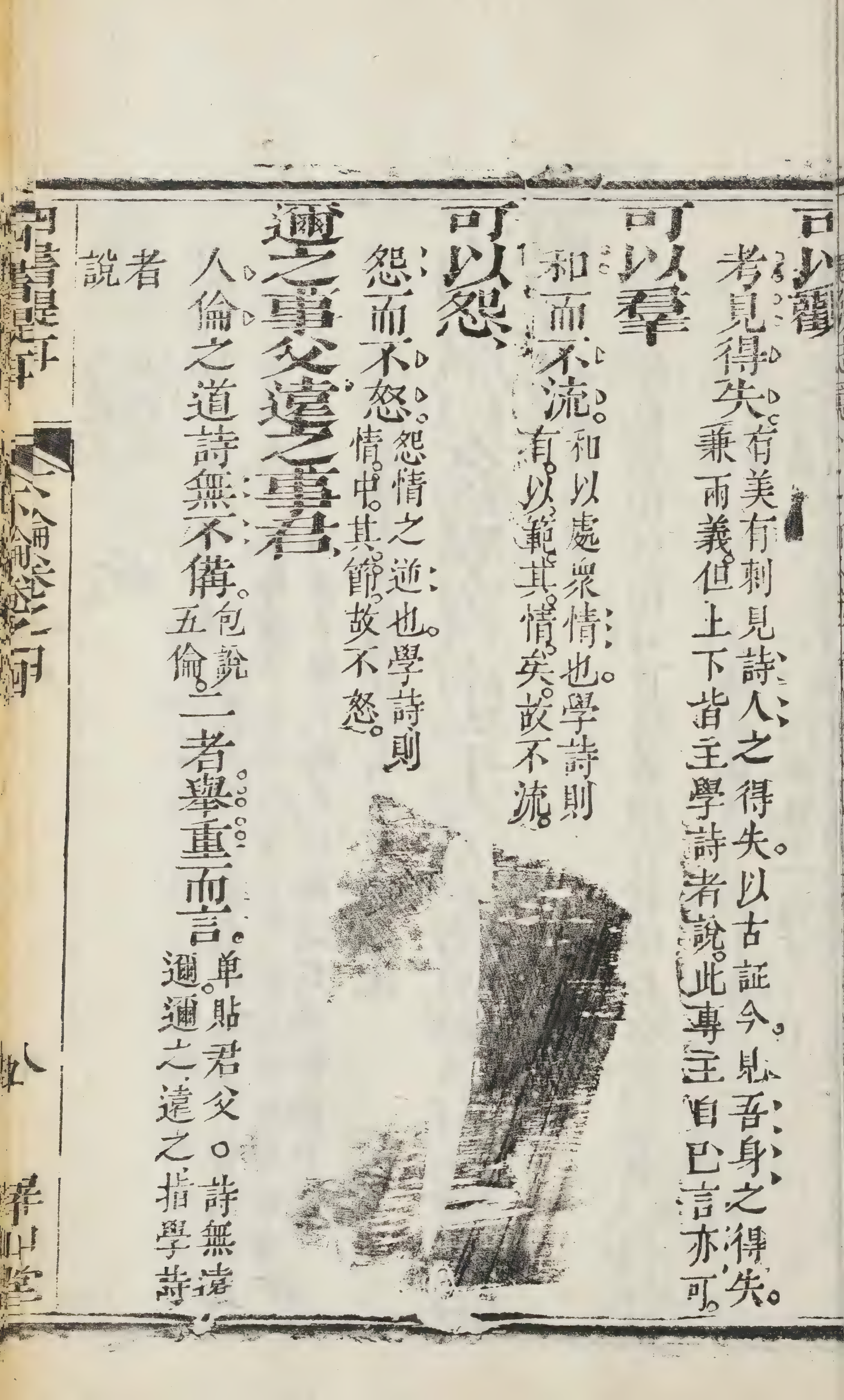
亂狂。以上三句，已註完節意。下文則補註字義也。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兼人已大小事類言。故但曰物。勇者剛之發。屬氣發於人。剛者勇之體。屬質稟於天。狂躁率也。非狂猖義也。故易註之。○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謂好善惡惡之志意。志者心之所之。意者



可以觀

考見得失。有美有刺。見詩人之得失。以古証今。見吾身之得失。兼兩義。但上下皆主學詩者說。此專主自已言亦可。

可以羣

和而不流。和以處衆情也。學詩則有以範其情矣。故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怨情之逆也。學詩則情中其節。故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包說五倫。二者舉重而言。單貼君父。○詩無遠邇。邇之遠之。指學詩者說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以爲、巳也以修德也博物非其所急。然其緒之餘者。測又足以資人如此。

○學者孤居一室。鳥獸草木有終身不及聞見者矣惟詩合數千年合十五國而各舉其物名。則所識豈必待聞見哉。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 與平聲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人而爲此則明德新民之道具是矣凡所知行皆本於此。正墻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切面而一物無所見墻蔽之一步不可行墻阻之也。貼行下二句言不爲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敬禮之本也。而將之以玉帛玉帛禮之末也。敬而將之。則由本及末矣。則爲禮和樂之本也。而發之以鐘鼓鐘鼓樂之末也。和而發之。亦由本及末也。則爲樂此上先註禮樂實義此下方註

通章語氣遺其本補說敬和而專事其末。玉帛鐘鼓則豈禮樂之謂哉合註兩云乎哉

之氣。○此見敬和爲禮樂之本外註又見禮爲樂之本也。○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

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　與平聲

厲威嚴也 與荏字相反。 荏柔弱也 與厲字相反白文却以一而字 貫串色內字活畫出作偽小像 小人細民也 反映有位之 人。引卸盜字。 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合正意註猶字。○ 譬以小人。小人亦有不爲盜者不相猶也。譬以小人中之盜。盜且有不屑穿窬者亦不相猶也。惟小人中穿窬之盜鼠竊狗偷而常恐人知則色厲而內荏者有同心矣故譬而猶之。○氣遜下。攝於鈇鉞之誅。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 单註鄉字。 原與愿同 单註原字 荀[illegible]讀作愿是也

鄉原鄉人之愿者也。合註鄉 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

人之中獨以愿稱此註鄉原行狀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賊者陰害之意非德亦不足以亂德則不足以害德似德實非德而人且以愿稱之則相率而皆悖乎德矣而深惡之此句總推之章意也。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道聽字善言則引德字不爲已有塗說字不已有則引棄德是自棄其德也。聽字無病說字亦無病惟道聽塗說則只是道聽道說塗聽塗說無以有諸已矣故曰德之棄。○道與塗皆路名○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引易語見德字節在聽言內畜則不徒說矣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內註含棄德於上句如白文反說外註提德字於上句先正後反其義一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庸則才不敏。惡則性暴戾。此從乎氣。陋則無恥。劣則無志。此從乎習。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補圓語意。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兩則字、說他所至小、、、。大字說他無所不至。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今許州靳家岩尚有靳氏遺祠。有言曰、靳氏非解此章胡氏謂其言足以發明章意故引之。且白文及內註、但言得失而未言得失者何物。靳氏則一言以蔽之、曰富貴而已矣。此集註之序也。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伯夷是也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伊尹是也。此兩項、乃士品之高者、皆無心於富貴。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illegible]

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節孔子所謂鄙夫也。事君自必富貴鄙夫則得亦患失亦患與之事君則道德功名兩無所處而或陷身於不義矣下二節只完得首句之意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先註疾字本位。故氣禀之偏者亦謂之疾次註此章疾字名義氣之失平其疾由於人為氣禀之偏其疾原於天賦昔所謂疾今亦亡之以上註完句義傷俗之益衰也此句註節意。俗習俗也。古疾原於天。今疾恭以人。是字中寓多少慨嘆矣。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此狂疾之咎也肆謂不拘小節古狂疾之實蕩則踰大閑矣

今亡古狂之故。矜者持守太嚴之名也。此矜疾廉謂稜角陗厲之實。古矜疾忿戾則至於爭矣。今亡古矜之故。愚者暗昧不明之名也。此愚疾直謂徑行自遂之實。古愚疾之詐則挾私妄作矣。今亡古愚之故。○范氏曰。末世滋偽。疾者古人幸其氣稟之真。滋偽則今人染於習俗之私矣。豈惟賢者不如古哉。賢在學養。固無望於今矣。民性之蔽。蔽在氣稟。何分今古。亦與古人異矣。跌出疾字。以見滋偽之弊。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也。南方離紫間色也。北方坎水雜以南方離雅正也。利口捷

前註佞爲辯給、此註利口爲捷給、給則騰口說以亂是非。不僅辯給矣、覆傾敗也。內註註字章意、則外註詳之。

○范氏曰、天下之理、理字、正字是色聲言之骨。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總註三句、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失制事之正理。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失衡人之正理、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之覆也不難矣。用人行政皆錯、安得不覆。此上單註末句、則上輕下重格也。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影子貢先提言字。留上三字作轉。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影時行物生。有不待言而著者。影兩個可言。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申說以言觀之失。故夫子發此包全句之面。以警之。註全句之意。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應上節註故疑而問之括註本節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應首節註

註完本節之義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首節註夫子影入天道末節註天道合到夫子夫子天理流行不待言而已著天則天理發見不待言而可見兩相印照則天即子子即天也只是箇無隱之意　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

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居同地。嘗學士喪禮於孔子。道相謀則見孔子。固其當嘗矣。此先反襯不見。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此方正轉次不見之意故辭以疾句、而又使知其非疾末三句、以警敎之也。註章意。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敎誨所以深敎之也。無可見而有可聞、不敎之敎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三年之喪古制也。此句截斷下句、是言期年已久不必三年也。下二節一承三年之喪言其廢檢身之制

一承期亦久言其符天運之周。三節實主相承。皆言不必三年而期年可已之故。只此已露不仁之隱矣。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照下聞樂不樂二句對看。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春屬木。木色青。榆柳色青。故取火於此木。夏取棗杏之火。夏屬火。火色赤。棗杏色赤。故取火於此木。夏季取桑柘之火。四時配以五行。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雖王於四季。而未月則土之正位。記云中央土是也。故季夏復有所取。以備五行之數。○季夏屬土。土正位。土色黃。桑柘色黃。故取火於此木。秋取柞楢之火。秋屬金。金色白。柞楢色白。故取火於此。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冬屬水。水色黑。槐檀色黑。故取火於此木。

以上分詁句義 以下總註節意

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期字倒傾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穀因時變而沒升○火因時變而燧改○喪至此可止也尹註於○宰我有怨辭焉竊意予言三年不爲禮樂則是期喪之內禮壞樂崩感情守制可知○較之後世雖衰麻三年而身親宴樂食肯聞樂居處坦然者固不侔矣此意似可出脫宰氏若其短喪不仁夫子已明判定固不能爲之諱也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三日而殯食粥食字麤衰衣字既葬疏食食字水飲○食字受以成布○此上皆是陪引此下方切期字勿並用期而小祥此段方承期字始食菜菓食字練

冠緌緣要經不除。衣字無食稻衣錦之理。上言禮王者之制也。此
「言理人心之仁也。以
上分叙衣食此句總束 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
衣食以蓄問語之勢。
◎末節仁字是也。此上 此句括註
忍者 故問之以此 而宰我不察
先推夫子發問之意 問語之面。
也。註曰安然已伏
出字景相矣。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 節首無曰字故補註之然所以無曰字者乃旨
是記者形容夫子急口棄絕之狀非闕文也
亦甘也 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 首句氣急語促宜冷定 又
另接下文方合註意。
發其不忍之端 不甘四句只是個不忍 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
之補敘註以此句語之

安則爲之以深責之末句則氣而語緩矣。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緊引下截。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此推下截發言之意故深探其本不仁定也。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仁主於愛。愛親則仁矣。反以起愛字。故末句不另詮。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不仁句截斷。此下言喪必三年之故。祇是一意。故以又言界畫之。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跟仁字。應前詮不忍字。而喪必三年之故括詮子生三年至末句之意。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不忍之仁是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制。也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仁也。特以聖人爲

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三年之喪是先王之制終身之喪乃人子之情范註倒提仁字說到終身之喪難酬三年之懷懇惻之甚。○此是章外意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䟦而及之爾此是未節義。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兩者亦必用心而後决勝負。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從下二句倒逼無所用心句。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尙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上兩君子以德言爲亂句與小人對故以位字別之此上註字義此下則章意也尹氏曰義以爲尙則其勇也大矣此句粘聯勇字義意精深內省不疚而無憂懼自反能縮而敵萬人浩然之氣生於集義皆此理也自宜包勇字說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譏諷其非毀也顯揚其短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每句上下分析則無害而字合

東則兩傷此先，此則總點惡分註可惡之實，故夫子惡之字之面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補下識日字意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預挈下節有惡之對以引上節君侯氏曰聖上節賢下節之所惡如此。上節聖人之惡惡其顯然悖德下節賢人之惡惡其隱然亂德惡在非德斯誠於好德矣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兩節中者字皆指人說。○侯註就惡字申斷。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乃詣僕隸下人也其德與女子一例故曰亦謂。君子之於臣小人妾女子。莊以涖之。禮以御之。則絕不孫之萌。慈以畜之。仁以撫之。則弭致怨之隙。則無二者之患矣。白文下二句。即二者之患也。二者。即所謂難養也。正面白明。何消註解。故註補出莊涖慈畜。則自無不孫與怨之患。而難養者亦易養矣。此所謂註意不註字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致知力行至四十而理皆有得。故曰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註完句義。年過四十。則氣衰血弱。知無能致。行不能力矣。味末句語氣。令人瞿然。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中結章意。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註】微箕二國名、、。註微字、箕字、見其分殷之士。子、、爵也。註兩子字見其列殷之爵。微子、紂庶兄、、雖庶而兄、見宗祀所記。箕子比干、紂諸父、、叔父伯父、見一本所延上註國註爵貴也、次註兄、諸父戚也、所謂貴而且戚。與異姓之臣不同也。此上註字義。此下註句義。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有個仁在去字內。箕子比干皆諫、、。先並提。下再分註。紂殺比干、註死字、有個仁在死字內。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不死不去。因以爲奴、而遂爲之奴。有個仁在奴字內。○白文次箕子、終比干、而註則次比干、終箕子、從史記也。然行文仍宜以此節白文爲正。蓋兩人皆諫紂、則囚箕子以爲奴、殺比干以死耳。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此句承上文以又問之行跡出仁則同耶而同出於至誠心之德。惻怛愛之理。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盡乎仁之用。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

全乎仁之體。就行上斷他心、體、故註以愛之理居前、行似有所不愛、而實不咈乎愛之理。故能全其心之德也。不曰紂有、而曰殷有、見六百載宗祀、長留於三人之心。紂不得而有之、亦周不得而有之也。

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本心者至公無僞之良心也。通章、上案下斷、孔子曰三字、其多少氣勢。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此便是直字、黜字之根。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括首三句。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括下四句。此上已註完語意。然氣。此下、則申解語意也。

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寧黜不去。便見他寧死不枉。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所謂介也。○此註畧貼題氣純以議論旁架。劍言所謂遺貌取神者是也。三蘇有此筆力無此骨理。○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事在魯昭公時。然此言括兩曰字。上段曰字。禮貌孔子之言。下段曰字。謝絕孔子之言也。此二字括盡上截。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上截言字眼。而孔子聞之爾。下截行字脉絡。○程子曰季氏

强臣君待之之禮此字是待字下落。謂交際非權位也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孟季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反乎魯。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程註輕上截重下截。行字卑承不用一邊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此上叙歸女樂之由此下語受之之失與遂行之故也。○歸者順而還之之意。春秋書歸汶陽之田、歸三田、是也。女樂曰歸。蓋順桓子之意而還之也。易辭也。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貼不朝。如此。括中二句之事。其簡賢謂受女樂。棄禮謂不朝。不足與有

爲可知矣。申中二句之失。引起行字。夫子所以行也。適衛。末句之面。○註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註末句之意。○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據序文此下三章皆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自蔡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點出車字。爲次節下字伏脈。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此歌只是個已字已則隱矣德衰

來猶可追已宜速也從政之殆已可監也已而已接輿蓋知尊而則又下寧反覆自折不曲已伏趨避之根矣

孔子言鳳尊之也而趣不同者也知處而不知出故不同此則總斷以伏下節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 接輿之歌即接輿之言也夫子與言即欲辨歌之非也往不必諫來無可追已不忍已殆不懼殆鳳之德接輿自以爲是固未始或衰也此出處之意也不必另說寬話上節之歌已寓自折不回之意矣 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 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 由衛反魯年六十八 自是不復有四方之行矣 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　古者御車皆在車上執轡所以御駕車之馬。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　也字。繫承是見　自知津處不須問津。亦不煩告以津處也。兩節俱是不告以津處。但此節沮之不告津也、諷之以言。下節溺之不告津也、則絕之以形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士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　卽書無以猶與也與者願安之意　言天下

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註首二句句義而汝也且而之而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自耕而種而耰爲時多矣。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子路行宜着斷蓋自耕處至夫子執輿處亦見其不答所問不得不行也以告以字則以爾人之言不遺一語告耳憮然猶悵然。註憮然之貌。惜其不愉己意也。註變貌之意。言貼曰字、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撮註鳥獸二句正意貼意不貼氣也。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此言己不辟世之意、闢他從辟世之語。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註末二句之面。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補註末二句之意。此言己易天下之意。闢他滔滔誰易之語。○長沮

只是就津上詢辟人行徑耳。桀溺則縱言天下無可易之勢。招子路爲辟世之人。辭氣傲岸自是。故子路雖皆以告。而夫子獨致辨乎桀溺之言也。○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

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不敢忘天下。是聖人之心。仁天下而不忍棄。則又聖人所以不忘之心也。兩說相承。其意始備。故並集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亦字蒙前註。隱者照下文。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左傳晉悼公之兄無慧不辨菽麥。故不立。以上分註字義。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括註四體以不細可意。植立之也。植是用力以立之。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照下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下節子路所述是也。此須提明。則子路之言、即夫子之意。不須補夫子二字矣。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推註行、來字之意。故先去之以滅其跡。註則行語之氣、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接上註告之句。如此。統註一節之意。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長幼之節、指見子言。上文是引起此句。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所明承不廢長幼之節以曉之、則包註如何廢君臣之義以亂大倫也。自長幼之節至亂大倫皆是責其不仕無義。末三句、則正說仕以行義耳。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註雖備列五倫。而節意則单重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此上、只是註君臣有義爲大倫耳。上下四倫是陪說。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首句立綱、以下皆是解不仕無義之故。註不釋首句。以註下文即是註。然謂之義則事之

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
忘義以徇祿也。圈外范註卽此意也。故不詳註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
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
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
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
能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
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公卿大夫中無此等人。士農工商中亦無此等民。故曰逸民。虞仲卽

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齊衰虞仲殷人也。逸張惠連周末人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孤竹北土也。邠岐西土也。魯與東裔東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然清風亮節。則七人之外。遂無同儕。七人之中。不嘗比肩也。節以逸民兩字槩七人之姓名也。亦可。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此節先列其品。後目其人。蓋想像乎逸民之行也。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此節及下節先舉其人。後列其品。則指數其逸民之行也。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合中也。中倫言合乎義理之次第。中慮行合乎人心之同然也。○降志辱身。即承上節翻下。殊可駭異。然惠連不第斯進降志辱身。而言行中倫慮如斯。不得謂不降不辱。亦不得謂徒

其斯而已矣。少連事不可考。柳下惠事已見前。故補註連事於後。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以漸而殺。無過情。亦無不及情。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言中倫。亦可知。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夷逸不見經傳故單記雍事。○逸民有七、斷髮文身而子謂僅六人朱張蓋逸聖人之論矣。裸以為飾。影隱居。放言。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中清承隱居。乃道所宜清也。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中權承放言。乃道所當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蓮。無塗轍。無意必。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串通章爲一氣倒煞題字。迴繳逸民。所謂千鈞之力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

悲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下文人名皆樂官也。而摯爲之長。則樂音之翕純皦繹。摯統之也。樂容之進退疾徐。摯導之也。一適齊。而諸伶失所依矣。註義正在長字。○夫子反魯正樂。摯與同其事。洋洋盈耳。摯又能稱其職者也。魯無摯。斯無樂矣。

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晩反 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粘入∴∴貼三個∴樂字。侑食飯字。之官。皆樂官之侑食者。此註三句內上二字。干繚缺皆名也。此註三句內第三字。○楚蔡秦與上節之齊同係國名、三適字與上節適字同是行適、不須註矣、

鼓方叔入于河、

鼓擊鼓者。鼓字是活字。方叔名。河河內。是地名。非河水也。上文適字。去此適彼。此下入字則往而不返矣。

播鼗武入于漢 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註鼗字。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合註播鼗字。曰耳還自擊。則與方叔之擊鼓。彼勞而此逸矣。武名也。漢漢中。地名也。非漢水。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凡樂官皆曰師。少師則樂官之佐。佐者贊助其長。蓋大師之副也。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孔子學其琴則精於琴可知。然襄雖善琴。而擊磬則其專官。與少師通佐樂事。首又異矣。不註擊磬。註已見前也。海海島也。海中之山。非海水也。○河漢海皆水名。而河內。中土也。漢中。南土也。

若海中之島則蒼茫寂歷無復入世烟火。兩人皆入殆亦有孤征之慮乎。諸伶既去。魯無樂矣。然正以此見夫子正樂之效蓋樂正矣。諸伶不忍於三桓之僭妄而始。條地辟世。桓舉以去也。故圈外張註。結歸夫子。○此記賢人之隱

遁以附前章然先從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以父命子。以教論治。想見燕翼誠心。忠厚世德。弛遺棄也。白文施字宜作

弛、勿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反襯、正貼大則不可誤、以字在其位、臣字。不用。貼以字、以則不使怨矣。大故謂惡逆。惡則悖理。逆則犯上。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君子字包一章之事。忠厚字括四事之心。〇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謂往之魯國也。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宜主此。或曰宣王時人。時文亦有以兩說分柱者、終未安。蓋一母此有之一奇四乳此有之一奇而生八子也。此有之一奇然不可考矣。〇張子曰、記善人矣。貼士字。之多也。貼八字。〇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

摯八士旣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見其當死則必死。故此句不用思字。○餘句義見別章。故不詳

四者立身之大節。括危、得、祭、喪之事。一有不至。反括一致字、三思字。則餘無足觀。

反引可字。故言士能如此。正包上截、則庶乎其可矣。正貼末句、折中四句另註。然後上承士字、下趕可字。方見是爲士可之。非泛云四者爲可也。庶字則救已矣字語快之過。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理得於己之謂德。屬行先提德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守執也、太狹不弘也、後合執不引見、纖德孤、引末二句也。有所聞理聞於人之謂道。屬知先提道字。而信之不篤則道廢後合信不篤、纖道廢、引末二句也。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合註末二句之意。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於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旁斷子夏之言弊在迫狹。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旁斷子張之言弊在過高。此上已斷完章意。此下单申所以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何所不容惡有黨惡之弊。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如何拒人將有此匪之傷。學者不可不察。此章純用斷語旁說詮之變體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農圃養口體之安。醫卜防危疑之變。此屬亦各有一端事理。故曰小道。泥不通也。君子謀道者也。而獨不為小道。此非小道不足益人。亦非君子才力不及也。只是為乎此。則知不足以遠。明新

之理行不足以周明新之事是以不爲耳有不爲乃以專所爲須於半面中補足圓相○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所未有卽所未能也亡字兼知行能字亦兼知行知與無忘乃時常撿點思念之意講者以亡單屬知能單屬行則偏枯矣○尹氏曰好學者倒貫日新而不失知行歷其所未存故曰新知行常保其所已能故不失而學則見日與月相續而不已知與無忘亦相乘而不息也故曰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四者只是擇善之事爲仁

則更有篤行之功此二句翻盡章面非朱子不敢如此翻下四句轉合章意非朱子亦不能如此轉也然註要只在個心字

然從事於此正括上四句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心字是通章之要了人心也從事四者則博學者心也篤志者心也切問者心也近思者心也心專於辨理則自不馳於誘私而所存之理自熟矣故曰仁在其中矣外註逐項講理於內註心字未亮故不註

○程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遷於異物是說不居肆之心業不精是說不成事之實而字則以不成事帶入不居肆也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奪於外誘是說不學之心志不篤是說不致道之實而字亦以不致道帶入不學故本註重在居肆與學字。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此註重在成事與志道。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他處兩說互異故有可取舍此章兩說相須則必宜參用也然究竟前重後輕尹註只宜帶補不必平列。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文讀去聲是活字是有力字。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二句推說文字必字之根一是畏難之心一是怙過之隱故必文以重其過已有之過或爲無心之失必文其過則爲

有心之惡矣故曰重。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莊字、貼儼然、貌字、貼望之。是固儼然之君子也。溫者色之和。和字貼溫。色字、貼即之。是又溫而不儼然之君子也。厲者辭之確。確字、貼厲、辭字、貼聽言。是又厲而不溫之君子也。三變已寓其中矣。

〇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無所以變故也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程子言君子之變謝氏言君子不變之變以其有所以變所以不變者在也。如良玉、溫一色也。潤一色也。栗又一色也。然究之只是一良玉。但欲拘以一色則不得。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

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惻怛忠愛也。誠意惻怛實心忠愛也。此是我以信孚於人。而人信之、則人以信孚於我也。此便是交孚意。○合註兩個信字。厲猶病也。事上諫字、使下勞字、皆必誠意交孚兩個、、兩個而信字、而後後字、可以有爲反包不以爲厲不以爲謗意。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此德字指理之名目說、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閑字管兩句、故先一總正註之。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此章主觀人說、則可以救立言之弊矣。○踰字與出入字、皆因閑字作比喩也、故總註但註書意、不貼字淺、○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此字包一節。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包洒掃六項。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此只是個先後不宜分本末。一氣挨下此所謂順註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謂怠而不教。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孰字其

末為先而傳之先傳項末字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後倦項本字義先二句言。君子無先後之心。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此是補圓譬諸二句之意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譬諸二句言學者。有先後之序。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此又補圓誣字之意則是誣之而已。先出誣字君子之道豈可如此。正貼君子之道焉可之氣此二句言。君子無誣人之教。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有始二句言先後一致之難。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繳應門人小子。○圈外程註首條言教有先後之序下三條言道無小大精粗之殊。以是其然小也粗也必有所以然節大也精也乃是推說子夏言外之意行文槩用恐問本面故不詳註蓋恐門人小子未易猝曉也深造者當自得之○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

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麤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二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麤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伏後詳○皆所以明明德。故理同。而事異◎伏前詳○有出處之別、故事異。故當其事者承上事異必先有以盡其事◎仕優學優而後可及其餘○則學、則仕、承上然理同。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之理資乎仕。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仕之理驗乎學。○春秋時、世家子弟未學而已仕、故告之以仕優則學。又戒之以學優乃可仕也。註雖無此意、但自文倒說至此亦正有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而止字太快、子游文學之彥。討論喪禮見諸戴記者甚多。此言若作不得已而救時之弊。庶免立言之失。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

之意愚按過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爲難能字而少而未字誠實未全心之德惻怛未盡愛之理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申說容外貌字自高申說盛字引下難並不可輔而爲仁。人難並張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張亦難並人爲仁○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仁內也。爲難堂堂皆外有餘也。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合註

兩章正面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推說兩章餘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人字包智愚賢不肖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眞情原於良心。故情無不同亦不待教。○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此章是說人之良心。無戒勉意。言外見於親喪而猶或不自致則非人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有用人行政之權者。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非徒爲其人政之善也。蓋不忍死其親以自專耳。故其他孝行

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先註不改之實後然他可能是難能之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情乖離則恩愛不相維繫義乖離則名分不相維繫。其犯法也必矣。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此即其情也然有謂故得其當罪之情者。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士師刑官也。折獄能得其罪當之情則職。稱而心慰。故易喜。然養民教民既非其職。刑民殺民縱使不愧心則何忍。得情後非遂不刑不殺也。只勿喜之心。則士師之所得爲者耳。陳大士文從士師二字。翻剝通章。直悵痛快。此看書之竅。即行文之竅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此註下流惡歸字本義。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此註正喻子貢言此章、括通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单註正意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倒找首二句見此章意在警人。紂只是借作影子耳。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首二句總提。下二扇分說如字之意。皆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子貢衛人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道見於言。功烈。道見於事。與凡周之禮樂文章制度。道分見於文為。皆是也。道字如此排註。正為下文大字小字識字莫不有字伏案也。○此道之用。若言道體。則不消在人。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粘入識字。○亦不消識之矣。未墜以其在人也。賢不賢人也。識大識小在也。即道之莫不有也。自首句至莫不有句。皆一意相承。見個道之廣。以引起末二句。學之博。師無常。耳此集註之識力也。若呆衍上截則末二句焉不亦何之勢鬆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 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曰以下。即所云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武叔之云。因所見而云也。然見賜而不見仲尼。則以賜易見。而夫子難見也。牆有高下。則見有明暗。兩譬故自奇快。○譬之宮牆一句總提下面兩扇分疏。末節單承夫子反繳意精切而語滑稽。○首句總提宮牆。而此節但言室家。故註不用宮宗。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包宗廟二句。言牆高而宮

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武叔之云。本甚不宜。然子貢從宮牆譬來。則武叔固見賜之好而不見夫子之美富者也。以不見之人云不見之語。云胡不宜。○通章雖是譏語。然不得門得其門亦見夫子非不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譏語中正露出婆心。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 無以爲二句包攝一章。下文他人二扇。是言不可毀之。故人雖至末。是言無以爲之實。 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 勿粲入明意。 自絕謂以謗

毁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有賢人之量有聖人之量。武叔之量。未及賢人。而乃毁聖人。則不自知之過也。上章評武叔之云然。而譏此章斥武叔之毁直而峻。信善爲說辭者。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指容貌辭氣言。推遜其師也。粘起仲尼。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卽責其不知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有階則可以思勉及之。此句是襯說。化不可爲也。無階矣何可以思勉爲之。

此句是正貼。故曰不可階而升也。上註句意。此還句面。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貼養。道引也謂教之也貼教。行從也綏安也。承立字進一層謂養之固。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承道字進一層謂教之深。和所謂於變時雍。以上註字義。以下註句意。言其感應之妙立道綏動感也。立行來和應也。神速如此神速貼四斯字如此包上四句。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註下二句字義。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總束一節之意。○上節註化不可為言其不可及之德此節註過化存神言其不可及之業。體用一原。內外周備。此之謂智足以知聖人。○謝氏曰觀子貢稱聖

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伏下節命禹而禪以帝位之辭總註天之曆數二句此二句禪而命之也咨嗟嘆聲下文言也。咨字聲也未言而先嘆想見欽明文思深遠之意。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先正

說君：：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一歲有四時有八節有二十四氣立。有先後次第此曆數也猶字則正

喻夾說。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此中之用也。爲言執故不及體。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四海二句警戒之辭。故總束曰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受曆數五十載之後。遜位於禹。曆數又在禹躬矣。亦以此辭命之。謂允執句。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中之難。惟精惟一。言中之功。允執厥中。則仍是堯之允執其中也。語加詳而理不異。故括敘曰亦以命。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上二節禪位之命異矣。此句

總註通節之意。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以上註字義。言桀罪之人。補明有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補明帝臣之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補足簡在之意。此述其初請命於皇皇后帝也。而伐桀之辭也。束上截六句。又言。易叙末四句。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衍四句之面。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釋四句之義。此其告諸侯之辭也。束下截四句。告辭在末四句。而並述前此請命之言。蓋有厚於責己之心。乃不愧前此聽告后帝之意耳。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總註此下五節蓋上三節述言。此五節皆述武王之事耳。賚予也武王克

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大賚于四海是武成原文此則言其所富者皆善人蓋述其事而不襲其句。上下串說只是一意。時文有下句另轉者誤矣。大賚即富之也。

商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微箕比干之屬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下二句與湯告同意故不詳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謹權以同輕重謹量以齊多寡審於禮而品節明審於樂而聲容辨審於制度而服物采章有等此皆所以範四方之耳目而同四方之風教即政也行焉則見其

順。而。易。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興繼是一套事。封其後舉則國不滅、而世不絕矣。

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聖人之後人心皆欲長有其土、長綿其嗣、賢哲之民。人心皆欲安榮其身。興之繼之、舉之、則。其所欲者。順。而還。之。矣。故曰歸心。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此武成原文也。白文則約原文以爲句。謂所以重民之五教者在食喪祭耳。蓋五教爲天叙之自然。三事在人爲之自盡。三。事。所。以扶持。五。教。故。所。重。乎。五。教。者。在。此。三。事。也。所字原文所無。五教又此文所少。故宜補而鎔之。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前文堯舜）王（前文禹湯武）之道也（節前文中字）蓋不專一人不專一事而統言所以致治之道寬信敏公中而已矣。○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

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費芳味反

五美每句首尾兩字皆相妨而非美。各貫以而不則美而盡善矣。上二句政之及人。下三句政之在已。及人者欲與聚而惡無施。在已者誠於中而形於外。此節則五美之目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焉於虔反

此節則五美之實也。每段皆發明上節而不之意。須得指點語氣。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

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世無以從政爲賊者故註從慢令致期中發其誤民以刑民則切於害民矣非賊而何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謂出此納彼持物以與之時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補明謂有司之惡政亦有殺有成有期有與惟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者所宜與則爲虐暴賊有司之惡虐暴賊剛惡也有司柔惡也戕民命而傷國體四惡皆五美之蠹也故宜迸之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

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此命字專指壽夭窮通之氣數說有命二字乃拆取得之不得曰有命之語有字便見個不移之意而信之也。補此三字圓足知字之義已伏爲君子之基矣人不知命貼合書氣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趨利避害潰義理之防而違一定之數行險徼倖皆原於此何以爲君子。爲進爲也是有力字無以者無所據也。○爲君子尚有許多義理在但貳其心於氣數之命則必不能修身以俟而將爲趨避之小人矣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耳目辨此身行止之宜足爲一身行止之具然皆

有品節以範之。不知禮、則有耳目、而只如聾瞽。有手足而是處險怯。註包活畫出無以立小像矣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人之邪正在生平。言之得失在當下。然言心聲也。言之得理、則以是而知其人之正。言之失宜、則亦以是而知其人之邪矣。○尹氏曰、知斯三者。○知命、知禮、脩身之大端。知言接人之先務。則君子之事備矣。以首節爲君子貫下二節。知命者爲君子之根基。知禮、知言、乃爲君子之條目也。此是一頭兩脚之格。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提耳下論卷之四終



